

生活手记

成长路标

厨房里的阅读时光

母亲的牵挂

■张军霞

■李晓琦

说起来颇有意思，我人生中学会的第一个字，是在老家的厨房里完成的。

来到一个城市，我换了一个新号码，很平常的一件事情，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。

那时，父亲在外地上班，一星期只能回来一次。母亲一个人既要种地，又要照顾我和两个姐姐，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。只有到了做饭的时候，她才会坐在厨房的矮凳上坐一会儿。那时，家里做饭用的还是农村的大锅台。我特别喜欢看母亲慢慢往炉子里添柴的动作，因为随着炉火越来越旺，过不了多久，饭菜的香味就会萦绕在厨房。

上班后的第三天，深夜，手机忽然响起来。我睡得正香，索性调成静音模式。第二天一早，竟发现有几十个未接来电，而且号码也五花八门。一夜之间这么多未接电话，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？

怀着好奇，我回拨了其中的一个。电话很快接通，一个沙哑的声音传进耳朵中：“你怎么不接电话？你要把人急死啊！你知道吗，妈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，火车票都买好了，准备去找你！”

是姐姐的声音，但是，干嘛这么激动，日子平淡得跟水一样，怎么到了她那里，就成了惊涛骇浪？

有一天，母亲烧火做饭时，我也蹲在一边看。母亲当时不知在想什么心事，手里拿着一根细木棍，在地上随意划拉着，我凑过去看时，她笑了笑说：“这是‘火’字，你来读一读。”我那时刚上幼儿园，还不认识一个字，好奇地对“火”字读了又读，模仿母亲的样子，也用棍子在地板上写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“火”字。母亲看了大为惊讶，她夸我聪明，还特意多蒸了一份鸡蛋羹当作对我的奖励。

见我没事儿人一样，姐姐连声指责：“你不换了号码不知道跟家里说一声啊，你刚到一个新地方，妈不放心，打你电话又打不通，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我换号码的事忘记跟家里人说了。原来，母亲打电话打不通，越想心里越害怕，独自担心两天后，哭着找到姐姐。姐姐就满世界给我朋友打电话，要到我的新号码，也不管已是半夜了，一遍遍地给我打。

没想到，就是这一次小小的奖励，激发了我对识字的兴趣。从此，只要看到母亲在厨房里做饭，我就让她教我识字，那些别的小朋友在教室里学会的“大小多少、人口手足”，我都是在厨房里学会的。

虽然老妈和姐姐整得像演连续剧似的，又搞笑又夸张，但母亲接过电话喊了一声我的名字，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，我的眼泪“哗”一下流了出来。

记得我第一次出远门，在外闯荡一年。过年时回家，提前给母亲打了电话，然后就开始了长途跋涉。

后来，我上了小学，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字，母亲不再教我识字。我也开始帮着做家务，代替母亲坐在厨房里烧火，让她去喂猪喂鸭。我觉得在厨房里枯坐无聊，往往就会捧一本当时最喜欢的小人书来读，读几行字，添一添火，再去读几行字，觉得颇有意思。

乘火车一路很顺利，转汽车时却晚点了。本来应该是下午两点到家，结果一直到晚上六点，汽车才到达终点站。

下了车，一眼就看见母亲站在路边焦急地张望。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，一根根银丝翻卷，刺痛了我的眼。

有一次，母亲蒸馒头，她在锅里添足了水，把馒头放在蒸屉上，叮嘱我：“你先用大火把水烧开，然后就要换成小火。记得看着时间啊，半个小时馒头就熟了。我去地里割把韭菜，回来给你们炒鸡蛋吃。”

我赶紧走过去，责怪她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在家等我就行了。”

母亲却一下子扑进我怀里，双肩开始剧烈地抖动。我站在那里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也有些莫名其妙，我就是回趟家，母亲至于这么激动吗？好像刚刚经历了生离死别似的。

我痛快地答应了，母亲刚离开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一本刚从同学那里借到的故事书，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我一边看一边下意识地往大锅下面塞着柴，完全忘记了母亲关于大火小火的叮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母亲走进厨房，发现我在低头看书，而大锅的锅盖冰凉，一点儿热气都没有。再一看锅底，倒是被我塞满了柴，只是我只顾着看书，连柴根本就没有烧起来也不知道……母亲只好自己重新生火蒸馒头，她没有责备我，只用手指在我的额头点了一下：“你这个书呆子娃呀！”

我没有想到，母亲刚刚真的就像品尝了生离死别般伤痛。本来，孩子要回家，她是满怀欣喜的，可是，两点过后，她的心就开始不安起来。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拨，却一直提示无法接通。

时间每过去一秒，母亲的心就往下沉一分。她终于再也坐不住，顶着寒风，跑到路边守候，并打定主意，如果再等不到我，就坐上出租车，循着我回家的路，一路寻过去。

多年后，我走出校园参加工作，最开始住在单位的宿舍里。冬天在屋里生起小火炉，不仅可以做饭，也可以取暖。我喜欢熬一锅热乎乎的小米粥，坐在火炉前看书，当小米粥的清香飘过书页时，我会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那无数个在灶台前读书的日子，温暖依旧。

可是，母亲急成这样，我怎么没有听到电话声呢？我掏出手机，细看才发现卡松动了，根本接收不到信号，难怪这一路上如此安静。

这样的事情，到底发生过多少次，我自己也数不过来了。

每个儿女长大了，都会离开父母，去过自己的生活。不论你走多远，母亲的牵挂从不会断线，她会时刻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。你过得好，她便心满意足；你稍有闪失，她便惊慌失措。我们无法阻止母亲的牵挂，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时刻和她保持联系。

后来，我在县城买楼房定居，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小厨房。我常常会在调料盒旁边，放上一两本杂志，炒菜、煲汤的间隙，随手拿起一本翻翻，不会觉得做饭是件苦闷无聊的事情，还能得到一种开卷有益的收获。



有一天，朋友找我借一本书。她把书拿到手之后，翻了翻，好奇地说：“我怎么在这书里闻到了一股醋里脊的味道？”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家女儿吵着要吃醋里脊，我就是在厨房做这道菜时，完成了这本书最后几页的阅读。

于是，我笑着跟朋友说：“左手柴米油盐，右手读书怡情，人生唯有美食和读书不可辜负，这就是生活啊。”

烟火人间

紫藤花树下的幸福

■林甜

女儿出生前，先生在后院种了一株紫藤萝。紫藤萝树苗是先生在网上买的，寄回来的时候，半人高，弱弱小小的，没有根须。先生欢喜地拿着花锄，在后院挨着墙脚的地方，挖出一道深坑，种下花苗。望着这株瘦小的花苗，我的心猛然紧揪着，为这株紫藤担忧：它能活下去吗？

我站在花苗前，先生牵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紫藤萝长大后，藤蔓顺墙面生长，到时候正好是一面花墙。那时候，我一定要在这面花墙下，给你和孩子拍一组照片。”先生笑的时候，酒窝若隐若现。我悬着的心，也不由得放下了。我望着那株瘦小的花苗，摸着自己越发笨重的肚子，满怀期待。

女儿出生时，正值6月底，我站在窗台，望着窗外这株瘦小的花苗，心情也变得有些低落。瘦小的它，孤零零地，在风里歪歪倒倒，似乎一个不小心，腰肢就会被折断。我不禁自问：它能挺住吗？女儿躺在我的怀里，不安地扭动着身子，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，小声哼唱着摇篮曲。然而，我的整颗心，始终牵挂着后院的那株紫藤萝。

先生下班回来，还末等我开口，就从仓库里拿了些塑料薄膜，直奔后院。暴风骤雨里，先生独自一人，为紫藤萝支起了一个家。我望着风雨里先生的身影，不由得想起他的话：“你放心，这是我为女儿种下的花树，我一定会呵护它，直到它枝繁叶茂。”

那株瘦小的紫藤萝，终究是扛过了那年夏天的暴风骤雨。人，只有经历磨难方能成长。想来，花草树木也是如此。那年年尾，紫藤萝已经有一人高，枝头蹭到墙角，傲然挺立着。

一夜春风吐新芽。2020年，女儿满一岁时，紫藤萝已经顺着墙面爬满了半面墙。先生一边笑话它“不修边幅”“胡作非为”，一边为它架起花架，搭建花棚。这株幼小的花苗，在先生的精心抚育下，越发挺立，越发明艳。在这里，女儿牵着我的手，胆战心惊地迈着小碎步，这面花墙为她遮挡了烈日，见证了她的蹒跚学步的过程。

本是荒芜之地的后院，因为这抹新绿，着实增添了不少雅趣：花棚石凳，小坐微醺。一首歌，一杯茶，一本书，便开启了一段幸福时光。

待到第三年，我们终于守到了紫藤花开。紫藤花开时，已经五月。紫藤花静静地垂挂在柠檬黄色的嫩叶下面，享受着春日的温暖。紫花如蝶，串串如葡萄悬挂着，憨态可掬。

花开时，女儿在我的怀里，伸着肉乎乎的小手，猛然抓起一串花，趁我们不注意时，塞进小嘴里，吧唧吧唧吃着。而后，耷拉着脑袋，瘪着嘴，喃喃道：“不好吃。”我轻轻地刮了刮她软糯糯的小鼻子：“小吃货。”笑声，在包裹着淡淡的紫藤萝花香春风里荡漾着。

先生拿出相机，抓拍我和女儿在花树下，玩闹。“以后，每一年紫藤花开，我都要给你们母女拍一组照片。”先生扬起相机，笑着说。

我和先生坐在花树下的小石凳上，女儿躺在我的怀里，我们一家三口，精心挑选着照片，说说笑笑……

【碧云天，黄叶地】

远郊有一片白杨林，是我每年秋天必定要去的地方。林子不大，于我却是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之地。碧云天，黄叶地，小小的白杨林仿佛一幅油画。置身这样的画面中，整个人会慢慢安静，沉淀，滤净，淡然，心境也会像秋空一般明澈高远。有时候我会在林子里席地而坐，觉得自己也成了秋天的一片叶子。

——马亚伟

【秋韵】

清清远河水，
激荡生光辉。
轻舟向北行，
鸿雁朝南飞。
曼曲曲径走，
蝴蝶花间飞。
微风摇落叶，
秋光惹人醉。

——杨国兴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闲趣】

躬耕桑田收布麻，
雨读诗书晴浇花。
春观紫红秋赏月，
梨园一曲品酒茶。

——赵福永